



高士傳

又 8
1552
1



晉皇甫謐著
明張遂辰閱

高士傳

浪華

種玉堂

谷合南涯
所藏之記

種玉堂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
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
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
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
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
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
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
其德而贊其事哉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

門
歸
卷

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皇甫謐撰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高士傳

夫古之善為士也者太冲波流殆不可相也強為之容則猶川谷之於江海夫川谷之相過也晝夜往以歸於江海江海奚求以召乎川谷耶壯哉清高士躬不屈徵辟而放情於湖海窺巖穴探雲墟踏海御風杖履日疲風采增秀荀觀察其遊放遲留之審則同焉為江海焉故徵車所過豈夫奈何江海也哉易孺貞固足以幹事其是

荀慈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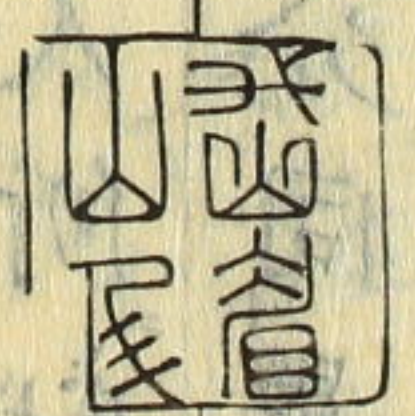
之謂乎能旁礴萬物以全其清超然高尚
 於迷陽鳳兮之風流雅同夫作者也廓乎
 必有隣焉是晉皇甫謐高士傳所撰既已
 上自唐虞至魏挫廉逃名之士凡九十有
 一雖世物色以券之百王以玄纁聘之
 而浩然不肯焉如有復之者則蓬累以浮
 濮水毀冕以隱泥塗可謂有仙風道骨者
 矣而其隱焉且顯焉斯使雖能處囊中者
 乎嗚呼夫自孔子舉逸人以往四海翹翹

歸心矣故往往見采詞人所獻納閑作炳
 焉列於墳籍然簡編數分同異錯出雖當
 世宿學未易研究嵇魏二家所著亦有高
 士傳者引證諸一二見世說新語註下而
 未獲全書也南海有南南人者素居于海
 隅被髮而釣釣而不網好古而學學而不
 博能治黃老藏奇書南人與余素舊為出
 使此書徵序於余余讀焉每讀輒患其易
 竟含哺以味於雋永其辭也奇幻其旨也

理明渙乎冰釋汎乎泉涌蓋幾千歲而上
幾千歲而下風韻所扇勃如也躩如也嗟
予夫為一方文獻千載不朽何有也今幸
余得焉而耻躬不逮以惡乎狃與售醜耶
然書淫且猶有癖况於朱愚乎余于茲編
稍述以梓焉頗為附驥焉耳

阿陽眉山

喬洵美



高士傳目錄

卷上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戶之農
蒲衣子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小臣稷	弦高	商容
老子李耳	庚桑楚	老萊子
林類	榮啓期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篠丈人

陸通

曾參

顏回

原憲

卷中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王斗

頑觸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樂臣公

蓋公

四皓

黃石公

魯二徵士

田何

王生

摯峻

韓福

成公

安丘望之

宋勝之

張仲蔚

彭城老父

韓順

鄭樸

李弘

向長

閔貢

卷下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卷臺佟

韓康

丘訴

矯慎

任棠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徐穉

夏馥

郭太

申屠蟠

袁閔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胡昭

焦先

目錄終

高士傳卷上

晉皇甫謐著 明張遂辰閱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
 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
 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
 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
 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
 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

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則齧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鯽

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
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坡乎天
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
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
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
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
以配天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
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
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
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
拭其目日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
坐邪饑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許由

餘澤一作
於澤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
矣而猶浸灌其餘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
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
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
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
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

堯疑舜

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
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
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
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
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
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
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
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視至
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不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

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入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

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乎而言曰何子處
 之高而視入之甲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
 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
 姓名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
 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
 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
 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

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
 莫知其誰員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
 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
 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
 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
 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為五霸之長

弦高

祀于左傳
作祀子

反滑左傳
作及滑

事近於俠
非有此寧
免盡盜虛
聲之誚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
 不仕為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
 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祀于等
 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
 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
 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
 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
 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
 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祀于亡奔齊，孟明等返。

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
 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
 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
 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
 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
 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

日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噫天下事盡矣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為道

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萬寶一作萬實天道作大道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菟
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蓄艾為席飲水食菽豶
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
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
去其妻樵還日子許之乎老萊日然妻日妾聞之可

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
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
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日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
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
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日彼叟可
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日

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畱歌、不輟子
 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
 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
 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
 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
 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

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
 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
 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
 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
 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

終何不樂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磬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是孔丘也。」

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至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時人賢焉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而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
 陸通賢遺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
 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
 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
 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
 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甕妻戴經
 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峩
 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曾參

似宜附著
孝行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緇袍無
 表顏色腫脣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
 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絰而歌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
 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
 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
 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

不願仕。圃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圃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圃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緘履，杖藜而應。

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高士傳上卷終

